

流年碎影

## 螺壳里的光阴

□夏儒静

河码头的青石板总带着潮气,像块浸了水的墨玉。我拎着铁皮水桶蹲下去时,常能看见螺螺们把尖脑袋缩进灰褐色的壳里,只留一圈银白的边儿吸附在石板上,手指刚触到水面,它们便簌簌往石缝里钻,留下细密的水纹,一圈圈荡开去。

那时的河水清得能数清水底的鹅卵石。水草在流水中摆着绿绸子似的腰,螺螺就缀在叶尖上,像串淡青的纽扣。我趁母亲洗菜的空当,把袖口卷到胳膊肘,在石板周边来回摸。凉丝丝的河水漫过手腕,指头触到螺螺壳的纹路时,心里像揣了只蹦跳的小兔子。片刻,水桶内便堆起小丘,螺螺们挤在一块,壳与壳碰撞着,发出细碎的“咔嚓”声。

那次落水的记忆,似一团湿透了棉絮,回想时沉甸甸的。原是见石板缝里卡着只拳头大的螺螺,青灰色的壳上绕着浅黄的斑纹,像谁画上去的图腾。我踮着脚够了半天,索性脱了布鞋踩进水里。河底的软泥裹住脚踝,刚探到那只螺螺,脚下忽然一滑。后来的事是听母亲说的,对岸挑水的刘大伯一头扎进水里,把在水面扑腾的我捞上来时,我手里还攥着那只空螺壳。母亲赶来时,围裙上还沾着灶灰,她拧着我湿透的衣角往家走,一路的念叨里都带着颤音,最后在堂屋的长凳上,用粗布毛巾把我裹成个“粽子”,并反复叮嘱:“石板下的螺螺再好看,也不能下水去摸。”

可螺螺的诱惑总在那儿。后来见甬河泥的木船划过水面,倒成了新的盼头。壮劳力们撑着篙,木船在河面荡开扇形波。穿灰色布褂的汉子站在船头,把竹制的甬泥夹子插进水里,再用力一合,带着黑泥的水草便“哗啦”一声翻进船舱。河泥带着水泽的腥气,混着水草的清苦,被一锹锹卸进岸边挖好的方塘里。黑褐色的淤泥在塘中慢慢涨起来,像块吸饱了水的绒布,渐渐与塘沿齐平,水草的碎叶在泥面上浮浮沉沉,倒像是给这方塘镶了圈绿边。

过不了几日,泥面上就冒出星星点点的螺螺,它们背着壳从泥缝里钻出来,在阳光下张着小小的呼吸孔,像撒了一地会动的珍珠。

我和邻家阿姐拎着竹篮候在泥塘边。近的螺螺伸手就能拾,远些的便用竹竿绑了河蚌壳去舀。蚌壳边缘磨得光滑,舀起螺螺时会带起一串泥水,溅在蓝布裤腿上,洇出深色的花。阿姐比我会拾,她总能看出哪块泥面下藏着螺螺群,手指插进泥里一抠,便带出三四只。“你看它们的壳。”她捏起一只给我看,“亮闪闪的准是干净的,发乌的肚子里全是泥。”

回家后,母亲把螺螺倒进陶盆,注满清水,撒把盐。螺螺们便在水里慢慢舒展身体,吐出的泥沙沉在盆底,像铺了层细沙。养到第三日,水清亮了,母亲就搬个小木凳坐在廊下剪螺螺。她用老虎钳夹住螺尾,手腕轻轻一拧,“咔嚓”一声便剪去尖儿……

灶膛里的柴火“噼里啪啦”响时,我就扒着灶台看。母亲在锅中加入适量豆油,待油热后放入葱段、姜片,小火煸炒至出香味,再把螺螺倒进热油里,“滋滋”一声,白烟裹着香味漫出来。她舀一勺黑亮的豆酱进去,铁铲翻动间,酱色便裹住了每只螺螺。最后撒上薄蒜瓣和红绿辣椒丝,那香味能飘半个村子,引得邻家的狗趴在院门外,尾巴摇得像面小旗子。

我总急着抓起一只,烫得指尖直颤,凑到嘴边猛吸一口。鲜辣的汁儿混着螺肉的嫩,在舌尖上炸开。偶尔有螺肉赖在壳里不肯出来,母亲便从针线筐里捡根缝衣针,在火上燎燎,轻轻一挑,那团嫩白的肉就落在我碗里。“慢些吃。”她笑着擦去我嘴角的酱汁,“没人跟你抢。”

如今在菜市场看见水盆里的螺螺,剪好的尾尖泛着白,总忍不住买上一斤。回家按母亲的做法炒,豆酱是品牌的,辣椒也切得细细的,可嚼进嘴里,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女儿抱着碗吃得欢,辣得直吐舌头,说:“妈,这螺螺比饭店的香!”我看着她用牙签挑螺肉的样子,忽然想起母亲当年的针,想起河码头的青石板,想起泥塘边带着腥气的风——那些藏在螺壳里的时光,跟着母亲的白发,跟着河水流远了。

窗外的车鸣声里,女儿的笑声脆生生的。或许有些味道,本就该留在记忆里,像螺螺壳里的肉,要隔着岁月的缝,才品得出最绵长的香。

白鹭如雪,悠然掠过青翠的苇丛;鱼翔浅底,搅动一池碎金阳光。生态的丰盈,为这片古老河湾注入蓬勃的时代新绿。

## 一湾活水写盐城

□凤凰于飞



诗意流淌的蒲港湿地。吉东育 摄

射阳河在合德镇蒲港村深情一揽,绘就了一幅天然的“U”型水墨长卷。立于河湾高处眺望,蒲港湿地宛如大地怀抱中一方温润的碧玉,镶嵌于盐城丰饶的肌理之上——这水色潋滟,正是盐城“读城”之旅中一页不可不品的流动诗篇。

此地之水脉,流淌着盐阜大地的深邃记忆。清末实业家张謇先生在此推行“废灶兴垦”之业时,曾为眼前“蒲港太极塘”的独特水文驻足凝思。水流环抱,似阴阳交汇,无声记录着这片土地从煮海为盐的艰辛,到拓荒垦殖的勃发。河湾的柔波里,至今仍沉淀着千年盐渍的晶莹遗韵;岸畔每一缕风,仿佛都裹挟着先民汗水的气息与滩涂变迁的低语——盐城坚毅之骨与不息之脉,便在这水光潋滟中历历可触。

而今日蒲港,又因地方政府对母亲河的精心修复治理而重焕光彩。昔日沉寂的滩涂,在自然之手的温柔抚慰下,化为生灵栖息的天堂。白鹭如雪,悠然掠过青翠的苇丛;鱼翔浅底,搅动一池碎金阳光。生态的丰盈,为这片古老河湾注入蓬勃的时代新绿。水畔偶遇的老渔民,皱纹里藏着潮汐的节奏,他们指点着水面讲述过往盐场故事,笑容里却分明映着今日生态之福泽——人间至味,何尝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?

蒲港这一方活水,正是盐城千年文脉与当代生机交融的绝妙隐喻。古老盐渍的基因,在新生态的滋养下愈发坚韧;自然的馈赠,因历史的积淀而愈发醇厚。水的柔韧,在此处化作城市精神的韧性——它从历史深处奔涌而来,又向着开阔未来奔流不息。

当我凝视蒲港,仿佛听见整座盐城在河水的低语中向我袒露心迹:它的力量,蕴藏在张謇拓荒的足迹里;它的未来,正书写于每一羽白鹭舒展的翅膀上。读懂这一湾活水,便读懂了盐城——那古老基因如何在时代长河中澎湃不息,将历史的光辉与未来的憧憬,永远融汇于这一片生生不息的太极水图之中。

作者简介:凤凰于飞,文学爱好者。

吉东育,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,盐城市新闻摄影学会理事。



百味人生

## 杜师傅

□路芬

搬家后,在网上又买个新的电蒸锅,双层,内置聚气阀,出气快,用起来方便。刚用一年出头,电路就出问题了。电源接通后,开关在响,蒸气出来一会儿,虽然指示灯亮,但锅已经不响了,也不出气了。过了一会儿,竟然又开始工作了。找购买订单,寻问客服,超过一年不再保修。这事持续了两个多月。也有同样搬进来时夏天买的电风扇,也出问题了。摇头转,叶片不动了。地图百度一下,最近的修理店也要五六公里,不如从网上预约修理,两样价格不高的小家电,师傅上门服务应该“占”得着。打开手机在“小家电维修”里预约服务,填好内容和预约时间,等待师傅上门服务。

上门服务的是杜师傅,是中等个子的中年人,圆润的脸上淌着汗水,手里捏着小工具袋,我立即送上一瓶矿泉水。他坐定后,将电蒸锅倒扣在桌子上,从工具袋里拿出电起子,打开电锅底座,内部电线和装置一览无余。他对我说,是很简单的构造,两根线,过电和加热。他说着,在控制传感器上“摁”一下。自言自语地说,应该是这边松了。

我说,我是在京东上买的,他白了我一眼。此时,他的手机不断地响,我知道他很忙,前两天修电视机和冰箱,一天修了6台,我这小家电维修不了多少钱,大热天的,上门服务不挣钱谁来呢?他也如是说,有一家冰箱坏了,他跑去一看,外部线路问题,很小的动作修好了,收了70元费用。女主人投诉他,认为没换零件就收了70元,贵了。他们单位的工作人员解释,上门服务费就是70元。

我也附和着说,是呀,每个人的理解和站的角度不一样,看起来很容易,实际上包含技术含量。我想,他能收我多少钱呢?心里价位最高不能超过50元,买时活动价也就189元呀。当我问他价格时,他说,30元。出乎我的意料,再请他看看电风扇的问题,他用手试转一下叶片说,是马达坏了。一个马达要几十元,他建议直接找厂方,让厂里发一个新的,马达发来,他再过来修。

原来在电器产品中,特别值钱的也就是电机吧。我之前在老家用过的电饭煲,买时的价位也蛮高的,也是电路问题,用的时间也没超过两年,送给附近的门店师傅修理,师傅是个年轻的小伙子,刚学他爸的修理技术。门店里外到处是各种零件,冰箱洗衣机还有小家电等“开肠剖肚”地躺在那儿。我把电饭锅搁在案板上,无疑增加了他那场所的“混战”。接下来的一个多月,我进入了催修电饭煲模式,不论是人去了,还是电话去了,都有让我等的理由,最后两次去时,看到那个电饭煲已经被拆开,和其他产品一样躺在搁板上,让我产生怀疑,是不是我当初拿来的?小师傅坚定地说,这个就是我家的。他又说,电机坏了,要几十元,还要发货回来。催来催去变成这结果。

现在经杜师傅一指点,直接拨打厂家热线电话,电话很快接通,客服听明白情况后,说后续会有人和我联系的。再接到0574开头的电话,我说明情况后,电话那头的年轻人直接加上我的微信,让我拍照片给他看。问我电风扇的型号后,又让我把家庭住址发了过去。两天后,配件快递抵达。

杜师傅指点后,我学会了维权。他这样的工作态度和客户至上的工作理念值得点赞。真的是方便他人的同时,也给自己更多的机会。双赢的格局更需要坦荡的胸怀,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,哪有做不好的事呢?

以后再有家电问题,就联系杜师傅了。